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

(下)

YADANGBEIDE

[英] 乔治·艾略特



BANNED BOOKS

九州出版社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正 当 · 贝 德
(下)

YADANGBEIDE

原著 [英] 乔治·艾略特

翻译 宁玉鑫

九州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

(下)

原 著 [英]乔治·艾略特
翻 译 宁玉鑫



第三卷

第二十二章 生日宴会

七月三十号来到了。这是英国向来多雨的夏季当中，偶而出现的五六个温暖的日子之一。最近三四天没有降雨，在一年这个时节中算是美好的天气。在深绿色的树篱上，在那零零星星点缀在路旁的野菊花上，没有平常那么多的尘土。青草不湿了，孩子们可以在上面打滚玩耍。在那又高又远的蔚蓝晴空上，万里无云，只有一长缕轻淡的、绒羽般轻柔的涟漪。这是七月户外宴乐的理想天气，却肯定不是一年中出生的最好时候。大自然似乎微微停顿了一下——所有最可爱的花儿业已开完，发芽成长和朦胧希望的甜美时光都是已逝去，收获季节又还没有来临，我们战战兢

兢，生怕暴风雨降临，摧毁正在成熟的宝贵果实。树林中是一片单调纯粹的深绿色，小径上没有运送干草的车将芳香的碎草散落在黑莓枝头上，牧场渲染上了棕黄，谷物却还没有达到它最后的金光灿烂的时期。羊羔和牛犊，已经失去了活泼欢跳的可爱的天真，变成了痴痴呆呆的牛羊。不过，这是农场上的闲暇时候——是干草季节和谷场收获之间的小憩，所以干草坡和保罗克斯蒂的农民和工人认为上尉在这时候成年恰为适宜，他们可以专心品尝那大坛啤酒的味道了，啤酒是“嗣子”出生的那年秋天酿造，留待他二十一岁生日开坛的。这天一清早，教堂的钟声回荡，空气中充满欢乐气氛，人人都赶着在十二点钟以前把要做的事做完，就好准备到猎场去了。

正午的阳光射进了海黛的卧室，照在她的头上。这时，她正在那斑斑点点的旧镜子前照着自己，窗上也没有帘布挡掉一点炎热暑气。不过，这是她的惟一可以照见颈子和胳膊的镜子，她从蒂娜住过的隔壁那间房里拿过来的一面挂镜，只能照到她的小下巴和那一截美丽的颈脖，也就是她丰满圆润的面颊和那为秀丽的黑色卷发所遮覆的丰满圆润的颈脖融合相接的地方。而今天，她格外关注到了她的颈脖和胳膊，因为在今晚的舞会上，她不带领巾，昨天，她为她那件红白两色的花点子衣裳还忙了一番，要把那袖子做得随

意可长可短。她现在身穿着晚上的那身打扮，衣领是“真正”的花边做的，这是她舅妈特地为了这次空前盛会借给她的，但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装饰了，就连她那每日必戴的小圆耳环也取下来了。不过，在她戴上白天要用的领巾和长袖之前，她显然还有点别的事要做。她打开了那藏着她的隐秘珍宝的抽屉。我们上次看见她打开这个抽屉，那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现在它里面装着崭新的珍宝，比旧的要珍贵得多，所以它们是给塞在小角落里的。海黛现在不想戴那彩色的玻璃大耳环了。看！她有一副黄金、珍珠和石榴石的美丽耳环，舒舒贴贴地放在一个背衬白缎子的漂亮小盒子里。啊，拿出这个小盒子，望望里面的耳环的这份欣喜的心情！我的哲学家读者，不要发议论说，海黛既然十分美丽，她应该知道戴不戴什么装饰品没有关系，而且她也该知道，瞧见那副她不能戴着走出房间的耳环，并不能使她感到满意，因为虚荣的本质就是要使自己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如果你这么过分讲究原则，那你永远也不能理解女人的本性，倒不如抛弃你一切推理的偏见，像研究一只金丝雀的本性一样，只注意看这漂亮丰满的人儿的动作吧：她的头偏向一边，注视着小盒子内的耳环，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啊！你以为她是在想那送耳环给她的人，回忆到耳环放在她手里的那一瞬间的情景。不，要不然为什



么她喜欢要耳环而不是别的礼物呢？我了解在所有她想象得出的首饰中，她希望的就是耳环。

“小小耳朵！”有一天傍晚，海黛没带帽子挨着亚塞坐在草地上，他假装去拧它们，一面说。“我渴望有副漂亮耳环！”她几乎还不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就一下说出来了——这个愿望贴近她的唇边，只稍稍吐一点气息，它就溜出来了。第二天，就是上个礼拜，亚塞便专程骑马到罗赛特去买了这副耳环。那天然地表露出来的小小心愿，在他看来仿佛是最美的稚气，他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他将这盒子一层又一层地裹了起来。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海黛带着不断增加的好奇心去打开它们，直到最后，她眼里新的快乐的神采反射到了他的眼里。

不，她对着耳环微笑时，她主要不是想到送耳环的人，因为她现在把耳环从盒子里拿了出来，不是把它们贴在嘴边，而是把它们戴在耳朵上戴了一会儿，她看见墙上的镜子，可以看看它们有多漂亮。她像个在聆听的鸟儿一样，先把头摆放一个姿势，然后再换一个姿势。你看着她的时候，你在耳环问题上就聪明不起来。那些精巧的珍珠宝石，制造出来若不是为了这样的耳朵又是为了什么呢？就连耳环取下来后耳朵上的那两个小圆孔，你也挑不出毛病来。也许水中仙灵和这种没有灵魂的令人喜悦的东西，生来耳朵上就



有小圆孔，准备戴珍宝的。海黛一定也是她们其中的一个！想到她是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的命运，那真是太可惜了——一个幼稚无知，在织着愚蠢和幻想的轻巧罗网的女人，这一罗网可能有一天收紧起来，紧缚着她，成为一件怨恨的有毒的衣裳，将她摇动不定的、轻浮浅薄的感情，一下变成人间极度痛苦的一生。

不过，她不能再戴着耳环了，否则，就会让她舅舅、舅妈在等着她了。她把它们赶快收回盒子里去，锁了起来。总有一天，她喜欢什么耳环就能戴什么耳环。现在，她已经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那里，尽是华丽的盛装，闪光的纱罗，柔软的丝缎和天鹅绒——像猎场上的女仆让她在丽狄亚小姐的衣柜里所看到的那一切。她感到胳膊上戴了手镯，自己正站在高大的穿衣镜前，脚下踩着柔软的地毯。但是抽屉里有一样首饰她是能冒险在今天戴出来的，因为她可以把它挂在她通常在节庆日戴的那串深褐色的果核项链底下。从前，在项链下面挂一个小小的扁香水饼，塞在上衣里面。她一定要戴上她那褐色的果核项链——她颈子上没戴那个，就像缺了什么似的。海黛并不像喜欢耳环那样喜欢这个小盒子，虽然这是个很漂亮的比较大的盒子，背面有采釉的花，玻璃四周有一道漂亮的金边，透过玻璃看得到一束浅褐色的……微带波纹

的头发，衬托着两圈黑色的卷发。她得把它藏在衣服里面，不让人家看到。海黛还有一份热情，只比她对华丽服饰的爱好稍差一点，而那份热情使她喜欢戴这小盒子，即使藏在衣服里也好。如果她不怕舅妈问起她颈上的丝带的话，她就会一直戴着它。现在，她把这小盒子挂在她深褐色的果核项链下方，再把项链扣在颈子上。这项链很短，所以小盒子只能挂到比上衣领口稍为下一点的地方。现在，她只要戴上长袖子、新的白纱巾和帽子就可以了。今天她的草帽镶了白边，而不是粉红花边，粉红边在七月的阳光下已经有点褪色了。这顶帽子今天是海黛杯中一滴苦酒，因为它不很新了，若与白丝带相衬大家都看得出它有点发黄——她可以肯定玛丽·伯奇会戴上一顶新帽子。于是她便在她那双漂亮的白纱袜上寻求安慰。这双袜子确是不错，她把节省下来的钱几乎全部花在这上面了。海黛对未来的梦想并没有使她不意识到当前的胜利。当然唐内斯恩上尉这么爱她，他决不会有心思去看别人。但是，那些人并不知道他多么爱她，她要是他们在他们眼里——哪怕是短短一刻工夫——显得寒伦，无足轻重，她也会感到不满意知足的。

海黛下楼时，大家已聚集在起居室里了——当然都穿着礼拜天的好衣服。今早，为了庆祝上尉的二十一岁生日，钟声不绝，大家都把事情提前做完，所以



玛蒂和汤米心神不宁，直到他们的妈妈确定告诉他们，说今天的庆祝活动里没有做礼拜的项目，他们才安心下来。波塞建议把房子锁起来，不必留人看守。他说，不会有人撬门进来偷东西，没有这种危险——大家都上猎场去了，小偷也包括在内去了，如果我们把房子锁上，那么每个人都能够去；这样一个喜庆日子，他们一辈子也见不到两回。可是波塞太太坚决地回答说：“我当家以来，从来没有留下房子没人照管过，今后也决不这样。这六七天里，这地方走过的不三不四的流浪汉就够把家里所有的火腿和调羹都偷跑了。那些流浪汉，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没在一个礼拜五晚上，乘我们家里准备了付给雇工的工钱，跑来把狗都毒死，把我们都杀死在床上，就算是我们走运了。这些流浪汉对我们要上哪里去，也许和我们自己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魔鬼要干什么坏事，你可以肯定他绝对想得办法。”

“什么把我们杀死在床上，那是胡说，”波塞说，“我们房间里有一支枪，不是吗？你的耳朵又灵，耗子咬腊肉你都听得见。不过，你如果是不放心，前半天阿利克就留在家里，到五点钟的时候，梯姆再回来接替他。如果有人作乱，可以把格劳那条叫狗放出来，还有阿利克的狗，只要阿利克眨一眨眼睛，它的牙齿就咬进流浪汉的肉里去了。”

波塞太太接受了这一妥协方案，不过仍然认为最好要把全部门窗插闩上杠。最后，临走前，挤奶女工南西把起居室的窗板关上，不过，这扇窗户在阿利克和他的狗的直接监督防卫之下，因而可以假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盗窃的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有篷的运货马车——没有弹簧的——停在门口准备送全家老小——除了男仆以外——到猎场去。波塞和老祖父坐在前面座位上，篷子里容纳全部妇女和孩子。车上愈拥挤愈好，一路上的摇晃颠簸就不会那么叫人难受了。南西肥厚的身体和粗壮的胳膊碰撞起来是个好靠垫。不过，波塞驾马从容自若，等于走路，在这温暖天气没有多少颠簸，一路上还有时间可以和同路的步行的人打招呼，说几句话。这些走路的人像是一块块活动的鲜丽耀眼颜色，点缀在青绿草场和金黄稻田之间的小径上——有和那稻谷中频频点首的罌粟花色彩协调的大红背心，或是两端飘拂在崭新雪白的长罩衫上的深蓝领巾。保罗克斯蒂和干草坡所有的人都要上猎场去，为了“嗣子”欢庆宴饮。那些二十年来没有下山到这边来过的老头儿、老婆婆们，就在奥文先生的倡议下，由一位农民的四轮运货马车把他们从保罗克斯蒂与干草坡接来。这时，教堂的钟声又响起来了——这是敲钟的人下山参加欢宴前的最后一次钟声。钟声未停，其他的音乐声又临近了，就连老



勃朗那匹拉着波塞的车的严肃的马，都竖起了耳朵。这是福利俱乐部的乐队，今天，乐队集其光辉壮丽之大成，全部戴上了鲜蓝色的领巾，蓝色徽章，还高举旗帜，旗上有一个采石场的画像，包围这画像是一句格言：“友爱长存”。

运货马车当然不能进入猎场，大家都必须在门房处下车，将车子打发回去。

“哎唷，猎场已经像是人群拥挤集市了，”波塞太太下车时说。她看见一群群的人散坐一些大栎树下，男孩子们在炎热的阳光下跑来跑去，看着一些高大的竿子，竿头上飘扬着给攀登胜利者作为奖品的衣服。“我没料到这两个教区有这么多人哩。老天爷！走出荫处就这么热呀！上这儿来，陶蒂，要不，你那娇嫩小脸儿就要晒脱皮了。他们倒可以在烈日下做饭，省点柴火。我要到贝丝太太屋里去坐一会儿。”

“等一等，等一等”波塞说：“接老人家的车来了。等着观看他们下车一起走过来，这是难得再见到的事情。你还记得他们当中一些人年轻时候的样子吧，爸爸？”

“哎，哎，”老马丁说，一面在门房前廊的荫凉处慢慢踱着，从那里，他可以看到老年人下车时的情形。“我记得苏格兰造反军从史东尼登返回来时，约伯·铁卜特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五十里。”

当他看到干草坡最年长的老前辈老铁卜特戴着棕色睡帽，拄着两根拐杖，从车上下来朝他这边走过来时，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健壮小伙子，前面的日子还长得很呢。

“喂，铁卜特先生！”老马丁尽着嗓子大喊道——他尽管知道这老人完全聋了，却不能失礼，而不去招呼他——“你还健旺，虽然九十多了，今天还可以尽兴玩玩。”

“你们好，先生们，你们好，”铁卜特看到自己周围有人，便尖声打招呼说。

这一群老年人都是白发苍苍，身体衰弱了。他们由儿女照料着，经过一条最笔直的马车道往屋里走去，那里特地给他们准备了一席。波塞一家聪明地在大树荫下穿过草地，还是看得见有斜坡的草坪和花坛的房屋正面，看得见草地边上那个漂亮的条纹帐篷。还有两个大些的帐篷和这条纹账簿形成直角，在那绿色的空坪上，一边一个，等会儿就将在这空坪进行各种游戏。这座房子要不是一端连接一个残存的古寺，则不过是安恩女皇时代的一幢平淡无奇的方形宅第而已，正像我们有时看到的，在又旧又矮的农场杂屋一头，高高耸立一座整洁端正的新住房一样。这古寺残余部分稍稍靠后一些，正在高大的菊树荫下。现在太阳照着较高、较前的正面部分，百叶窗都放下来，整

个房子像在炎热的正午安然入睡了：海黛看着这房子感到很难过，亚塞一定在那后面一间什么房里陪着贵宾，根本不知道她已经来了。她要等很久——要等到饭后才能看到他，他们说他要那时候才会出来讲几句话。

不过，海黛的猜测并不完全正确，除了奥文一家外，没有贵宾。他们一家是一清早就派出去的马车接来的。亚塞当时也不是在一间后面的房里，而正陪着教区长走进了古寺的宽大的石砌回廊，那里摆放了几张长桌，是预备给村里佃户和农场工人开饭的。他今天是一副十分英俊的年青英国人的派头，兴致勃勃，穿着最时髦的艳蓝色礼服——他的胳膊没有吊绷带了。他看来那么开朗坦诚。不过，坦率的人也有他们的秘密，而秘密在年青的脸上是不留痕迹的。

“我保证，”他们走进清凉的回廊时，他说，“这些村里人竟得到最好的地方了。大暑天里这回廊是很惬意的饭堂。关于午宴的事，奥文，你的建议妙极了——尽可能井然有序，使人舒服，而且只招待佃户。我的钱毕竟不多，祖父虽然谈到过将全权交托给我，可事到临头，他又不能完全交托给我。”

“没有关系，这样清静的方式还能使人更愉快些，”奥文说。“在这一类事情上，人们往往把慷慨大方与胡饮乱闹等同起来。说烧烤了多少多少只整牛整羊，

凡是希望来的都能吃好喝好，这些话听起来是有魄力、有排场，可结果往往是没有一个人吃得很舒服。如果大家在中午舒舒服服吃一顿饭，适量喝点啤酒，下午阴凉一点的时候，玩游戏也能尽兴。到傍晚时分，有些人不免多喝一口，你也劝拦不住，不过，夜里醉酒总比白天醉酒畅快。”

“唔，我希望喝醉的不多。我没请特雷德斯蒂的人来，就在城里安排了酒宴。我让卡森、亚当·贝德和其他几个可信的人在设席的长棚里管理分发啤酒，注意事情别太过分了。来吧，让我们上去，看看为那些大佃户准备的桌席！”

他们沿石梯而上，来到回廊上面的画廊。三代以来所有积满灰尘、毫无价值的古老画像都堆放到这里来了。那些霉掉了的画像中，有伊丽莎白女皇和她宫的贵妇、打瞎了一只眼睛的蒙克将军在深色画面上身处猛狮群中的丹尼尔和骑在马上的高鼻子凯撒、头戴桂冠手里拿着他的解说文件。

“他们把古寺的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真是太好了，”亚塞说，“我要是当了家，我就要把这里整理成第一流的画廊。这幢房子里没有一间屋子有三分之一这么大的。这第二桌是农民的老婆孩子们坐的，贝丝太太说，让妈妈们和孩子单独在一起更舒心些。我决定邀了孩子们一起来，使这带上亲切的家庭气氛。将来有



一天，我就成了这些小男孩、小姑娘的‘老乡绅’了。他们会告诉他们孩子说，我当年是个比我儿子可爱得多的年青人。下面还有一桌也是安排给妇女小孩的。你会来拜访他们大伙儿的吧——饭后你跟我一起来吗？”

“没问题，”奥文说。“我一定参加你向佃户们的第一次宣誓词。”

“还有一件事你会愿意知道的，”亚塞说，“我祖父正在客厅里陪着女客人，让我们到书房里去，我详细告诉你。这是一件会令人惊奇的事情，”他们坐下时，他接着说，“我祖父到底给说服了。”

“什么事，关于亚当的事？”

“是的，我本来要骑马上你那里去告诉你的，可我很忙。你知道，我跟你谈过，我都不想再跟他争论这事儿了——我以为没希望了。可是，昨天早上，他要我在出去以前到他那里去一下。他说，由于老萨切尔生病不能工作，他已经决定了新的布置：打算雇用亚当照管树林，每周工资一几尼（二十一先令）并且可以专拨一头驴子供他使用。这话使我感到震惊。我相信这里面的秘密是，他一开头就看出这是一个对他有利的计划。不过，他对亚当特别不喜欢，这种情绪当时没克服过来——还有一点就是，凡事只要是我提议的，便成了他反对的一个理由。我祖父有个最古怪的矛盾心理：我知道他决定把全部积蓄留下来给我，为



了还多给我一点钱，他很可能取消掉我那替他当了一辈子奴隶的可怜的姑姑继承权，只给她五百镑一年。觉得，我有时候觉得，他就因为我是他的继承人很是恨我。我相信我要是折断了脖子，他会感到那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可他又使得我的生活成为一联串不断的琐碎苦恼，还似乎引以为快。”

“啊，我的孩子，不仅仅是女人的爱才是老埃斯库勒斯所描述的‘爱神的财产’。世界上还存在许多男性的‘不亲爱的爱’。不过，跟我聊聊亚当的事吧。他同意这个工作吗？我看不出这比他目前的工作会有利多少，当然，干这工作，他手里会有很多时间可以自己使用。”

“我跟他交谈的时候，把握也不大。起初，他好像有点犹豫不决。他的理由是，他自己以为不能使我的祖父满意。我说，如果他真得还喜欢这个工作，又不会因此丢掉更好的机会的话，我就求他作为帮我一个人的忙，不要拒绝这事。他肯定地说，这是他最巴望的事——对于他的事业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这使他能做到盼望已久的事——不再替伯奇工作了。他说，这样他还能有时间经营个人的一点小小业务，他和塞斯两个人合搞，以后可能逐步扩大。所以，最后他还是同意。今天，我让他和那些大佃户一起吃饭。我打算向他们通报这事，要他们为亚当干一杯，表示庆贺。这是我为我的朋友亚当安排的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节目。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我愿意寻找时机让大